



江北鱼嘴神秘水文石刻 预言了重庆千年祥瑞吉兆

□姜孝德

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井池村的井池沱有一块石头颇为神秘，虽然这只是江边不起眼的一块小石头，可谁也别小看这块身上刻了32个字的石头，它不仅是江北区历史上刻有年号的最早水文题刻，也是长江两岸刻有年号的最早水文题刻，它甚至比涪陵白鹤梁有年号的最早水文题刻——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还要早35年。



石刻文字

这块石头在水下“藏”了千年

这块水下石刻刻于大蜀明德三年(公元936年)。可贵的是，它在水里浸泡了一千余年，还保存得非常完整，仅有一字损毁。专家们把“大蜀题刻”与江津莲花石、朝天门灵石、巴县迎春石、涪陵白鹤梁、丰都龙床石、云阳龙脊石并称为川江七大枯水题刻。

大蜀明德三年水文题刻位于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下游5公里的井池沱北岸。

这块石头在水下淹没了一千余年，历史文献没有任何一点记载。直到1987年，它才走进了人们的视野。3月20日这天，长航川江港机厂的职工谢全良到河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了石头上的字，这事一下就在厂里传开了。23日，港机厂一个姓尤的工程师去测量的时候，水位比题刻所在位置还要低25厘米。这事被港机厂喜爱通讯报道的白世军知道了，于是他拍摄了照片，并写了通讯在《重庆晚报》《长航史志通讯》上发表。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知了当时的辖区主管部门江北县文物管理所。后来，文管所来调查并拍了照。当重庆市博物馆知道这事的时候，水又重新淹没了题刻。水上涨了，谁也没有办法，于是只有等。这一等，就是12年。

长江上游最早枯水题刻

1999年3月11日下午2点，寸滩水位158.32米，“大蜀题刻”出水了，清晰的文字呈现在考察者眼前：“大蜀明德三年岁次丙申二月上旬，此年丰稔倍常，四界安怡，略记之。水去此一丈。”共32字，仅“之”字被损毁了。专家介绍说，这是目前所见长江上游有年号的最早的枯水题刻，具有极高的水文价值。据长江上游水文水资源勘查局专家3月16日的测量，“大蜀题刻”文字的下沿为海拔152.692米，“水去此一丈”处的海拔高程约为152.442米，即明德三年农历二月上旬的枯水位比题刻文字的下沿还低25厘米。1987年，港机厂尤工程师测量的水位也应该是152.442米。这个水位尽管已十分低了，但还是目前所知的最低水位。不过，一千多年前的江北人，能够记录下长江当时的水位，已是十分珍贵的了。



▲专家在考察水下石刻

“大蜀题刻”将永存水中

由于三峡大坝蓄水后，水文题刻将被淹没，为此，专家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如果将石头运到博物馆保存，难度并不大，整块石头大约重4吨，但搬运之后，石头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它存在的意义将大打折扣；另外，石头离开水之后，会不会破裂、风化，谁也不敢保证；但是，如果不搬迁，三峡大坝175米蓄水后，“大蜀题刻”将永远淹没在水中。最后专家同意让它永远保存在水中。只是在它被淹没之前，专家们要为其做好照相、测量、绘图、拓片等工作，让它能够在纸上立体地活下去。

1998年3月，重庆博物馆的专家在寻找“大蜀题刻”时，意外地在耗儿石临近的崖壁上发现了一块可以确认为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的摩崖石刻，该石刻的文字大部分已风化，断断续续可以读懂文意：“《易》曰：河出图，洛出书。□□以为祥瑞之证。故古□□志于河□，时或一出，以□丰年之瑞也。而□□相传，亦以谓古书出则□丰□此世世□不□□□是□之□出与古书□□□德□三年同此□□□□□阳□风雨□□□□□清民康物□□□□□□□言果□□福圣宋绍兴十□年岁次乙□二月中□□□□以□□□□朱□□□。”(方框为残缺字)绍兴十几年来中只有“乙丑”，可以确定为十五年。这一石刻虽然风化严重，但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文物。它与“大蜀水文题刻”具有相互补充的意义。传说伏羲时代有龙马从黄河中出来，背负“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中出现，背负“洛书”，汉代人认为河图、洛书是帝王受命的祥瑞。耗儿石的宋代摩崖文字告诉我们，古人把河图、洛书刻于河底，当它出现的时候就是祥瑞吉兆。“大蜀水文题刻”的出水也是祥瑞吉兆，凡是题刻出水，第二年(或是当年)将会“丰稔倍常”，这种“丰年意识”与重庆朝天门沙嘴下“灵石”(又名“丰年碑”)、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等枯水题刻的民俗文化内涵是一致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磁器口码头的 打鱼船

□卢郎

磁器口有打鱼船，很小我就知道，打鱼船爱泊在文昌宫下面，清水溪在文昌宫下面注入嘉陵江，形成了一个河湾。文昌宫下面那一片地，少有人行走，就成为渔民晾晒渔网，整理渔具，或修补渔网的地方。

好奇心促使我就近去观察，越看越惊讶：这么小的船，远看不过巴掌大，居然人可以在上面煮饭，睡觉！倘若睡时翻身过猛，掉进河里怎么办？

最高兴的是他们捕鱼归来，就有不少人提着桶，来到泊船的岸边，买鱼。这时我最爱去看热闹，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鱼。但他们只是卖一些较小的鱼，如鲫鱼、草鱼、黄辣丁等，其他的鱼是不卖的，有时船舱里还有很多鱼，但不卖了，说是要交到合作社，闻讯赶来买鱼的人说尽好话，也难以打动他们。那时买肉要凭票，能买到鱼吃也算打牙祭。

这是我儿时的见闻。没想到我参加工作后，车队里一个师兄，姓陈，外号渔民，我们相处不错。一次闲谈时，问起渔民这外号的由来，他说他父母是磁器口打鱼的。我顿时大感兴趣，与他谈起儿时去看打鱼船的事。也知道了他父亲是磁器口渔船队的队长，他伯伯是江北嘴渔船队的队长。

他说起他不读书时，也常在渔船上捕鱼。我问他们一般在哪些地方捕鱼。他说江北渔船队一般在长江捕，有时也到两江交汇处捕，磁器口渔船队一般是到磁器口上游捕鱼。捕鱼要选择江湾多的地方，鱼多也好捕。

他说了一些地名，有大竹林，其他地方我不熟悉，不在意，但听到柳吊溪时，我插嘴说那地方我太熟悉了，我母亲老家就在那儿，我每年暑假必去那儿，有时寒假也去。他说他们老家就在那上面，而且那儿的河湾多，好捕鱼，常在那儿捕，还在那儿认了一个干妈。我随口问是谁，他说蒋XX。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这也太巧了呀！蒋

XX就是我舅妈！他也有些意外，我俩愕然对视，不约而同都笑了，笑这事儿巧得不能再巧了。

因为有一层关系，我们熟识了，也曾到他家去过，就在磁器口大桥陡坡上面。也曾陪他到市渔业生产合作社办事，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在川北路一带，前重庆市公安局对面的一条街里面，楼房很破旧，如果不是挂着牌子，根本看不出它是一个政府机构。

也是从时断时续的摆谈中，知道磁器口的打鱼船，并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但都在嘉陵江沿岸打鱼，根还是留在农村的。后来在政府的倡导下，主城区的渔民组织起来，成立了两个渔船队。但对他们的管理比较松散，经济上自负盈亏，捕的鱼须卖给渔业合作社，一年也有指标，必须完成指标才能自行卖鱼。但那是写在纸上的，很难落实。但打到较为名贵的鱼，如岩鲤等，要交由合作社收购。可以说，那时重庆知名餐馆的岩鲤、江团等当时算名贵的鱼，都是出自这两个打鱼船队。因为除了他们，重庆市区再也没有打鱼船了！

我很想随陈师兄去打一次鱼，他说打鱼累得很，何况这时候，船都出去打鱼了，我也不知道在哪儿，要沿江找。

在我的坚持下，他同意了，我们从磁器口码头出发，沿着江边朝上游走，他说估计在大竹林一带。走得又累又渴，果真在大竹林附近看到渔船，但停泊在江对面，我在犯愁如何过

江，他已扯起嗓子喊了起来：爸爸！陈队长！我是代泽！喊了十好几嗓子，那边才有了回应，一条渔船也摇了过来。

船靠岸，我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去，船就剧烈地晃动起来，吓得我连忙蹲下身子，头也晕晕的，再也不敢挪动脚步。船靠对岸，我晕晕地跳下船，几欲呕吐，再也不提跟着去打鱼的事了。

好在这时各船都在做饭，大多是在岸上用石头架起锅煮，我边看边与他们闲聊，得知他们打鱼，有好几种方法，一种是扳罾，网架在船头上，同岸上扳罾无异；一种是放钓；还有是撒网。这三种捕鱼法都是单船行动。捕鱼最多的是下网，需全队的船一起行动，网有单层的，也有三层的，运气好，一网上来，能捕到上百斤鱼……

吃了一顿用嘉陵江水煮、只放油与盐、没有任何调料的鱼，一条船就送我们回磁器口了。

如今，磁器口的打鱼船队，已成为了历史。

(工作单位：重庆古川菜研究院)

